

第十八章 新王妃回門

王妃出門，開正門。

王府外，開始有一些人在走動。新媳婦三朝回門，好事的人都想知道，今天新王妃會不會出來，王爺會不會露面？

左側的一邊，停著一輛不起眼的馬車，馬車旁邊是陵陽侯府的婆子。

莊嚴的正門一開，原本躲在暗處輕聲議論的人都閉了嘴，直勾勾地看著藏青緞面蒙著的馬車，想一探究竟。

焦急等候的傅萬里和傅興齊父子看到馬車出來，連忙趕上去。

走在馬車旁邊的四喜認出來人，驚喜喊道：「小姐，是二爺和三少爺。」

芳年也很激動，把對七王爺的不滿拋在腦後，待馬車停靠在一邊，她掀開馬車的簾子，被三喜扶著下了馬車。

「父親……齊弟……」她歡喜地喚著。

傅萬里心疼不已，看女兒的臉色，分別就是過得不好的樣子，七王爺還說女兒過得好，分明是替七王爺遮掩。不過他有句話倒是說的沒錯，女兒確實可以回門。

「好……」他說著好字，打量了一下女兒，暗道女兒臉色雖不好，看身量卻並未消瘦，不由放心一些。

那些探頭探腦的人看到僅她一人，伸長脖子往王府大門那裡張望，看到正門關上，王爺的身影並沒有出現，都明白今日怕是只有新王妃一人回門。

新王妃雖然精心妝扮過，但那臉色騙不倒有心之人，過得好與不好一目了然。他們心裡有了底，悄悄地離開，忙不迭把自己探得的消息發出去。

傅萬里知道此處不是說話的地方，催促女兒進馬車，其他的事情回家再說。

芳年頗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那輛不起眼的馬車，笑了一下，正準備扶著三喜的手進車廂，那邊的婆子就走了過來。

「七王妃，我們小姐有請。」

「你們小姐？」芳年嗤笑，成玉喬以為自己是誰，如此勢大，還讓她過去回話。

「你們小姐有什麼話就請她過來說。」

她現在好歹是七王妃，管她是名不正還是言不順，成玉喬一個侯府的小姐，竟敢對她呼來喝去，真夠拿喬的。

前世裡，雖然自己一生的悲劇不是成玉喬直接造成的，但與對方脫不了干係，這輩子她已遠離了裴林越，姓成的想再給她氣受，也要看她答不答應。

那婆子臉色立馬拉下來，「七王妃，我們小姐一片好心……」

「她的好我心領了。」芳年打斷婆子的話，冷冷地盯著她，「妳替我轉告你們小姐，我堂堂一個王妃，還不需要她一個侯府小姐的好心。她有那好心，多操心她自己，她可別忘記自己那攪家精的名聲，莫要無事到別人門前轉悠。」

說完，她懶得理婆子黑得滴水的臉，扶著三喜的手上了馬車，等她一坐穩，四喜就命車夫快速揚鞭。

傅萬里父子倆是男子，倒是不宜與那婆子爭論口舌，只能用不善的眼神看著她和不遠處的馬車。

那婆子朝離去的馬車「呸」一聲，去回覆自己的主子。

「她說了什麼？」馬車裡響起成玉喬的聲音。

「二小姐，那傅三小姐真是不知所謂……奴婢說小姐請她，她竟然甩臉子，抬出她的王妃身分，還說請二小姐您注意自己的……名聲。」

成玉喬手絞著帕子，臉色陰沉沉的，「她真這麼說？」

這個傅三，小人得志！若不是陰錯陽差，姓曹的多管閒事，傅三哪有機會進王府的門，那從正門娶進去的七王妃就應該是她！

自從淑妃給她安上那攪家精的名頭，原本在進宮之前對她有意的幾家人都打退堂鼓。

不過這樣也好，自己本就不想嫁給別人。

婆子見她半天沒說話，忙討好道：「二小姐，依奴婢看，她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。七王爺根本就不待見她，她那王妃還不知能當到幾時。奴婢觀她的臉色憔悴，一看就過得不好，還有奴婢看她走路的姿勢，分明未經人事，二小姐莫要擔心。」

「此話當真？」成玉喬陰暗的眼神瞬間一亮，喃喃道：「是了，王爺娶她是無奈之舉，怎麼會碰她？！」

還有昨日十王爺明明說過，傅三在王府裡尋死覓活的，不就是想引起王爺的注意？她惡毒地想著，既然尋死，怎麼不乾脆真的去死。

姓傅的以為有個王妃的名頭就能趾高氣昂，殊不知沒有男人的寵愛，什麼都是空的。

她緩了緩氣息，恢復往日裡清高的模樣，示意丫鬟吩咐車夫離開。

芳年的馬車還沒有進入傅府，關於她在王府過得淒慘的事情就被人傳了出去。那些人繪聲繪色的說著她的臉色是多麼的難看，人是多麼的憔悴，還有腳步虛浮，像是受過什麼不堪的折磨。

有人聞言唏噓兩聲，有些壞心的人則罵她活該，想享福也要看有沒有那個命。

芳年他們一路進府，邢氏早就等得心焦，看到女兒的樣子，不免更加難過。

出嫁女回門，自是要先去拜見長輩，邢氏就算是有一肚子的話，也只能忍著不問，一路領著女兒去怡然院。傅老夫人和衛氏都在那裡等候。

衛氏當然是幸災樂禍的，那眼裡的嘲笑明晃晃的。

芳年裝作沒有看到的樣子，向祖母請安。

「好孩子，回來就好。」傅老夫人老而精明，哪裡看不出她臉色的難看，不由得心往下沉，面上還要帶著笑，「妳是府裡頭一個嫁出去的孫女，祖母這幾天都盼著妳回來。」

「讓祖母擔心了，孫女給祖母叩頭。」芳年說著，在蒲團上叩了三個頭。

「好孩子，快起來，祖母知道妳孝順。」傅老夫人說著，示意邢氏把女兒扶起來。邢氏把芳年攙起來，立到一邊。

「看芳姐兒的模樣，怕是在王府過得不習慣吧。」說話的是衛氏，她見芳年臉色不好，心裡樂開了花，暗道老天開眼，沒讓好事全被二房占了。

傅老夫人氣得瞪她一眼，「初到陌生的地方，定是吃不香睡不好的，天下女子皆如是，等過了這段時間就會好起來。」

「可不是嘛。」邢氏接過話，不鹹不淡地道：「聽說當初大嫂剛嫁進來時，沒有十天就哭著回娘家，不知可有此事？」

衛氏僵住，那時候她嫁進來沒多久，大爺就開始睡姨娘，她氣不過，回了娘家。此時被邢氏揭了老底，不由得惱羞成怒，「一碼事歸一碼事，芳姐兒嫁的不是尋常人家，那可是七王爺。再說芳姐兒又不是正頭娘子，一個填房，在前王妃靈位前還得行妾禮呢。」

「大伯母，什麼行妾禮，芳年可不知道，王爺並沒有讓我在前王妃的靈前行妾禮。再說，前王妃是從側門嫁進王府的，我可是從正門進的。」

芳年這話一出，衛氏撇嘴，「從哪個門進去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王爺的寵愛。芳姐兒，不是大伯母說妳，王爺不說，妳應該主動提出來，哪有填房不給正室行妾禮的，說出去都是妳的不對，要伯母說……」

「好了，今日是芳姐兒回門，妳說這些做什麼？」傅老夫人打斷她的話，對芳年道：「按理說，王府的正妃理應從正門進，從側門進的那是妾室，王爺既不提，妳就裝作不知道，萬沒有主動去行妾禮的道理。」

「孫女知道了。」

傅老夫人用警告的眼神看著衛氏，衛氏才把臉上的不滿收起，擠出一個假笑。邢氏隱晦地看她一眼，拉著女兒向婆母告辭，「娘，芳姐兒回門，想必起得早，看著臉色不太好，媳婦先帶她回去歇息一會再來陪娘說話。」

傅老夫人也看出孫女的囁色，哪有不應的道理，忙讓她們母女先行離開。

待到母女獨處，邢氏憂心地問道：「芳姐兒，妳和娘說實話……娘看妳這模樣就知道妳淨挑好聽的講。」

芳年無奈，她這模樣都是姓元的害的，半夜三更不睡覺，跑到她的房間裡看她睡覺，害得她折騰了一晚上，竟然沒精打采的。

「娘，我想你們，總睡不好，加上月事剛來，臉色自然不好看。妳真的不用擔心，我在王府裡過得不錯，已經接管了王府的中饋。」

「這是真的嗎？」邢氏忙問，要真是接管了中饋，那麼確實不會過得差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妳怎麼不看一下我帶回來的回門禮，那可是我自己做主挑的。」四喜忙把禮單遞上。

邢氏倒不在乎女兒拿了多少東西回娘家，只不過想確認女兒是否真的受寵。

禮單上的東西自是好的，幾百年的老參都有四支，更別提其他的東西。邢氏心裡稍稍好受一些，臉上開始帶出笑意。

回門禮全部送到傅老夫人那裡，傅老夫人看到東西，心裡跟著高興。

衛氏臉色不太好看，又眼紅那些好東西，「娘，大爺最近身體勞累，媳婦想給他補補身子，可是……」

傅老夫人看她一眼，就知道她心裡的小九九，可氣的是她拿大兒子作伐，自己真不好拒絕。「行了，待會我命人送一支老參過去。」

衛氏的眼睛瞄著其他的東西，嘴裡道著謝。

傅老夫人看不上她這般眼皮子淺的模樣，給沈婆子遞眼色，沈婆子忙命人把東西搬進庫房。

「芳姐兒都出嫁了，珍姐兒的親事也該做打算。」

衛氏沒料到婆母轉而把話往女兒的親事上帶，暗想著珍姐兒對裴家公子的心意，她支吾道：「娘……總得尋個珍姐兒滿意的……還有娘，珍姐兒的禁足……她都悶在屋裡那麼多天，媳婦看著於心不忍。」

「哼，還要挑個她滿意的？」傅老夫人斜睨她一眼，「我話說在前頭，別的我不管，裴家那邊你們就死了那份心。至於禁足，就一直禁到她出嫁吧！」

衛氏臉一僵，「娘，為什麼？裴家看不上芳姐兒，那是芳姐兒不夠好。我們珍姐兒就不一樣了，我們珍姐兒論長相、論才情，哪樣不比芳姐兒好？還是嫡長孫女，妳看芳姐兒……」

「啪！」

地上砸碎一個杯子，驚得她跳起來，立馬閉嘴。

傅老夫人氣得嘴唇直哆嗦，往日只當她是個眼皮子淺的，萬萬沒想到竟這麼蠢。棄妹娶姊，這是哪個大戶人家能幹出來的事情？

裴家要是真有這樣的想法，她第一個不同意，別人不要臉，傅家人還要臉！

衛氏身子縮起，不敢再講。

好半天，傅老夫人才緩過氣，無力地道：「珍姐兒的親事妳不用再插手，我會替她安排。」

「娘……」

傅老夫人一個眼風掃過去，衛氏閉嘴，心不甘情不願地告退。

她一走，傅老夫人就捂著胸口，吩咐沈婆子，「妳派人給左府送個帖子。」

「老夫人，您要不要請大夫來看看？」

「不用，把以前的藥煎一副喝就沒事。」傅老夫人扶著她的手，站起來，去內室躺下。

芳姐兒今日回門，要是傳出她請大夫的事，總歸是有損孫女的名聲。萬一被有心人誤會，說自己是被芳姐兒氣病的，那豈不是讓她在王府的日子更艱難。

沈婆子明白她的想法，扶她靠坐在榻上後，幫她撫著胸口，待她氣息平穩一些，再命人去煎藥。

「莫要驚動二房那邊。」傅老夫人喝過藥將睡之際，囑咐沈婆子。

「老夫人，奴婢省得。」

傅老夫人這才安心睡去。

二房裡，邢氏猶豫再三，終是忍不住問道：「芳姐兒，妳和王爺……可有同床而眠？」

芳年知道她會問到此事，坦率地搖頭，「娘，未曾，我們分院而居。」

「娘早該料到的……」邢氏傷感起來，七王爺對前王妃用情至深，怎麼會輕易移情芳姐兒。再說芳姐兒還是以那樣不堪的理由進門，哪裡會立馬得到王爺的寵愛。「芳姐兒……莫急，日子一長，王爺看到妳的好，會對妳改觀的。」

「娘，妳放心，我會努力讓自己過得順心。」芳年安慰她，心裡有些失望。前世裡，她在裴家過著守活寡的日子，娘明明知道，卻從不曾勸過她和離。

祖母顧忌傅家的名聲，她能理解，但自己是娘的親女兒，娘為何一句都沒有提過，眼睜睜地看著她在裴家孤苦終老？

邢氏聽到這話，只覺得女兒太過懂事，不免一陣傷心，心絞般的痛。這麼多年，她一直把芳姐兒當成親生骨肉，天底下哪有當娘的不疼自己的孩子，可是……那女人臨終前分明交代得清清楚楚，「要是孩子長大了像我，就請妳養她一輩子，不許她出門……不許她嫁人……要是長得不像我，她將來就算是出嫁，妳給她熬一碗斷子湯……求妳了……我只要她平平安安的過一輩子……」

那個女子長得極美，就算是瘦得不成形，滿身髒汗都掩蓋不了她的絕代風華。明明是雪山上的玉蓮，卻偏偏墮入泥塵，令人歎惋。

芳姐兒長得也好，卻遠不及生母，那個女子顰眉哀愁間別有一番楚楚動人的美韻。邢氏不知道她之前究竟經歷過什麼事情，是被男人所負還是有其他的原因，那般貌美柔弱的女子，是誰忍心傷害她，害得她顛沛流離，流落在外？

她的話極少，甚至可以幾天都不說一句話，身為女人的自己都不免想去憐愛她。她常常撫著肚子發呆出神，看得出來她自是疼愛芳姐兒的。

邢氏承了對方的恩情，養了芳年十幾年，早已把芳年當成自己的親生女兒。她曾因嫁人後幾年未能生養，被迫接受婆婆送的妾室，怎能讓芳姐兒受同樣的苦楚？她不止一次猜想過，芳姐兒的生母許是怕負心男找到女兒，若是那樣，倒可不必擔心。芳姐兒長得並不像其生母，所以她自己百般思量，臨嫁前，終是沒有按照那女子的遺命備上斷子湯。

芳年現在的樣子，看在邢氏的眼裡就是強顏歡笑。

她的心在滴血，芳姐兒沒有和七王爺圓房，她既難過，又隱約覺得是天意。

她不敢再想，心像被撕扯著一般，生疼生疼的。背過身去，用帕子按了下眼睛，拿出一個小匣子，交給芳年。「妳託我保管的那些嫁妝，一些能折現的，我都把它們換成銀子了。」

芳年推拒，不肯接。

「芳姐兒，王府不比別的地方，妳打點下人什麼的都要用錢，一個女人家，出嫁沒有嫁妝，總得有些銀子傍身。」

「娘……」

邢氏眼淚嘩嘩地淌著，不由分說地從匣子裡取出一疊銀票往她手裡塞，「妳這孩子，存心要讓娘心疼死不成？妳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麼過日子？」

「娘……」

「妳快收下，要不娘心裡難受。」邢氏是真的難受，她覺得自己對不起芳姐兒。

芳年含著淚，收下銀票。

見女兒收了，邢氏心裡並沒有好受多少，還是生疼生疼的，彷彿能看到女兒在王府傷心流淚的樣子。

若是嫁進裴家，她倒還沒有這麼擔心，裴家與傅家交情好，林越那孩子心裡雖有人，卻是個知禮的，但七王爺不一樣，他是龍子鳳孫，女兒就算是受委屈了，他們一家人也不敢去王府替女兒出頭。

她抱著女兒，哽咽道：「芳姐兒，萬一妳在王府過不下去，就歸家吧。妳兩個弟弟都是好的，他們會養妳一輩子的。」

芳年反手抱緊她，這句話前世裡自己一直想聽到，娘都沒有說過，今生倒是無憾了。

但就是因為親人的愛護，她更不能給家人添麻煩，「娘，妳放心，我一定會過得好的。」

「芳姐兒……」邢氏的淚流得更凶了，她寧願女兒永遠是天真的樣子，不要這麼懂事。

「娘，我以後會常回來看妳。」

邢氏聽到女兒安慰自己，越發的難過，強忍著悲痛放開她，一邊抹著淚，一邊開始詢問她想吃些什麼。

芳年真沒有什麼想吃的，隨便說了幾樣，邢氏連忙親自去張羅。

第十九章 大房母女不省心

邢氏離開後，芳年獨坐在房間裡，看著手上的銀票，心情複雜。

銀票有二十多張，加起來差不多兩千多兩，看來娘處理了不少東西。她把銀票折好，塞進袖子裡。

趁著這個空檔，她去了一趟茜娘的院子，命三喜帶上備好的禮物。

茜娘就站在院門口，看到她的身影，歡喜得像個孩子般，語無倫次地道：「我就知道……芳妹妹會來看我的。」

「二姊。」芳年拉著她的手，與她並肩朝屋裡走去。

三喜把帶來的東西交給紅雁，紅雁摸著滑溜的料子，喜不自勝。最近這段日子，二小姐的日子好過了許多，二夫人那邊雖然和往常一樣不聞不問，卻派人送了不少東西過來。她知道，定然是三小姐說過什麼，所以二夫人才會關照二小姐。

「芳妹妹……妳能來看我……我真歡喜……」茜娘說著，眼裡像是浮起霧氣，濕了眼眶。

芳年哪能體會不到被人一直忽視的心酸，那些漫長孤寂的過往，現在想來都不知道是什麼信念支持著自己熬到死的。

「看我……芳妹妹妳一回來，我高興得都糊塗了。」茜娘邊說邊抹著淚，開始找東西。

她捧出一身新衣，放到芳年的面前，「芳妹妹，這是我做的，妳試試看合不合身。」

芳年看到她手裡捧著的新衣，杜鵑紅的衣裙，上面的繡花精美，再看她隱有血絲的眼睛，心想不知她費了幾個日夜才趕製出來，心裡動容，聽話地站起來，試穿

那身新衣。

尺寸剛好，衣服的料子也是極好的。

她正猜測著二姊從哪裡得到這些料子，就聽茜娘說——

「最近母親送了許多東西過來，這些料子顏色鮮亮，我想著定然是配芳妹妹的，果然襯妳的顏色。」

「二姊，妳應該多給自己做些衣裳。」

「我自己夠穿了，反正我也是在府裡，又不出門。芳妹妹妳現在是王妃，見客的時候多……」茜娘說著，聲音小了一些。

芳年一把拉起她的手，「二姊，我同娘說過，她會替妳挑一個門風清正、家世簡單的好人家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茜娘驚喜地看著她，不好意思地紅了臉，嚙嚙著道：「多謝芳妹妹，我……」

「二姊何必與我道謝，要謝就謝娘吧。」

「……都要謝的。」

茜娘難為情地低頭，身後的紅雁則是十分開心。最近二夫人對二小姐好了不少，她就猜想著，二小姐以後的親事應該不會差，現在聽到三小姐親口說出的話，就更錯不了。

二小姐性子弱，又是庶出，能嫁個簡單清正的好人家，才是好歸宿。

紅雁都能想明白的道理，茜娘怎麼可能不明白。她知道芳妹妹是真心替自己著想，不由得淚水漣漣。

「三姊，妳在嗎？」

屋外響起芊娘的聲音，茜娘忙抹了一下眼睛，用帕子擦乾淚水站起身來。

芳年一把按住她，「妳是姊姊，她年紀較小，萬沒有妳起身相迎的道理。」

話音剛落，芊娘就掀開簾子進了屋。

她的臉上帶著笑意，看到芳年，一臉的討好，「我剛去過那邊，聽說三姊來了二姊這裡，忙趕過來。」

芳年哦了一聲。

芊娘像沒看到她的冷淡一般，滿口誇讚道：「三姊當了王妃就是不一樣，這氣度越發的好，都變得讓人不敢認了。」

不過才嫁進王府三天，何來的氣度變好之說。芳年失笑，自己活了幾十年，論臉皮的厚度，與芊娘相比都不夠看。

這睜眼說瞎話的本事，還有為達目的、不顧別人冷臉的諂媚勁，別人真是難與她匹敵！大祖母視她們母女為眼中釘肉中刺，她照樣不管不顧地跟在傅珍華的身後，極盡阿諛奉承，討著嫡姊的歡心。

如此心機，易身而處，任誰都難做到這個分上。說心裡話，芳年十分的佩服她，但僅此而已，芳年並不願意和這樣的人深交。

「三姊，妳現在是王妃，身分何等的尊貴。妳看看妳頭上的寶石頭面……」芊娘的話頓了一下，芳年的頭面是未出嫁之前就有的，許是認出來了，她不著痕跡地

隱下嘴邊的話，面上極盡歡喜，帶著與有榮焉的喜悅，「二姊，妳看我一見妳就歡喜得不知說什麼。王府是不是特別的大，裡面的是不是特別的富麗堂皇？我真想看一看……」

說完，她眼巴巴地看著芳年，一副天真的模樣。

芳年冷然以對。

芊娘這性子，自己是真心喜歡不起來。她一個庶女，為自己謀前程無可厚非，只要不算計到自己的頭上，她就當沒有看見。

「芊妹妹，芳妹妹剛嫁進王府，哪裡能隨意請人過府做客。」芳年還未出聲，茜娘便大著膽子替她回話。

芊娘臉都沒變，隨意地掃了茜娘一眼，「二姊，妳看三姊的樣子，帶了那麼多的回門禮，可見王爺對她的重視，這麼點小事，三姊肯定能做主的。三姊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「不是。」芳年淡淡地開口，「這事我做了不主。」

芊娘還在笑著，「妹妹去看出嫁的姊姊，王爺知道了也不會說什麼，等哪天有空了，我就去看三姊。」

要是前世的芳年，這個時候定然看不出她的心思，但她好歹重活了一回，哪裡不清楚對方的盤算。「芊妹妹是去看我，還是去看王爺？」

「三姊……我當然是去看妳，王爺是姊夫，不見不合規矩，肯定是要拜見的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芳年緊盯著她的眼。

她的眼神閃了一下，裝出無辜的樣子，「什麼然後？三姊什麼意思？」

「別叫我三姊，是妳那好姨娘給妳出的主意吧？讓我來猜猜妳們的打算，妳們定然是聽到我不得寵的消息，是不是以為混進王府，在王爺面前露個臉，耍幾下花招，便能順理成章地進王府，享受榮華富貴，對不對？」

「三姊……」芊娘的笑頓住，一臉委屈。

芳年懶得理她的惺惺作態，這樣的伎倆，前世裡芊娘和楊姨娘就用過。那時候她在裴家不受寵，芊娘總去看她，每回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往裴林越面前湊，後來她看破芊娘的心思，才不許對方上門。

這一世，芊娘還想故伎重施，簡直可笑！雖說自己不在意姓元的，但卻不喜歡被別人當傻子一樣算計，同樣的事情，她不想見到第二次。

茜娘聽到這裡，臉色一白，算是明白她們話裡的意思。

「妳走吧，妳要是真把我當三姊，就打消妳的念頭，否則……」芳年冷冷地停住，沒有往下講。就算自己不出手，以姓元的脾氣，可不會手下留情。

芊娘是聰明的，當然知道她話裡的意思，忙僵笑著道：「三姊妳想到哪裡去了，我哪有其他的意思。」

「沒有最好。」

「三姊，我們是一家子姊妹，妳要是富貴了，也別忘記提攜姊妹們。祖母常說，我們姊妹幾人，無論是在閨中還是出嫁後，都要相互照應。三姊最是孝順，定然會記得祖母的話，芊娘亦是如此，過些日子就去王府看妳。」說完，她起身告辭，

「三姊妹和二姊慢聊，我想起來還有其他的事情，就不多陪妳們了。」

芳年似笑非笑地看著她，芊娘這賴皮的本事，自己真是自歎弗如。她要是真敢厚著臉皮去王府，就別怪自己不給她臉，直接讓她連門都進不了！到時候再抬出七王爺，就算是祖母也挑不出自己的錯。

芳年想到那樣的場景，嘴角泛起冷笑。她冷著臉的時候，不自覺地帶出了前世的氣場，把茜娘主僕嚇得不輕。

茜娘突然起身，「芳妹妹，我沒有那個意思，要是那個意思，就天打雷劈……」

「二姊。」芳年制止她說下去。

「芳妹妹，我……怕別人說我別有用心。」茜娘低下頭去。

「真心還是假意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二姊的真心，比金子還真。」

茜娘聽她打趣，放鬆下來，方才蒼白的臉色終於漸漸有了血色，「芳妹妹就愛打趣我。」

芳年笑了一下，前世，她極少和別人如此說笑，尤其是對二姊。

當年她回門的時候，拉著娘倒了半天的苦水，那個時候，二姊早已魂魄飄散，誰還會記得一個微不足道的庶女？

「芳妹妹……妳這般看著我做什麼？」茜娘有些忐忑不安，芳妹妹的眼神怪怪的。

芳年回過神來，笑了一下，「二姊好看，我都看得出神了。」

茜娘滿臉通紅，羞澀地低頭。

姊妹兩人又說了幾句話，眼看著時辰差不多，芳年起身告辭。

二房的院子裡，邢氏已去灶下安排好了芳年愛吃的菜，命人送到怡然院裡，準備晚一點與傅老夫人一同用膳。

今日女兒回門，於情於理都應該一家團聚。

傅老夫人喝了藥睡過一覺，覺得身體鬆快多了，沒多久大兒子二兒子一家也都來到怡然院，看到自己的子孫們，她的心情更是好轉。

芳年上前行禮，她笑著招呼三孫女坐到自己的身邊。

兩房人一起用飯，怡然院裡開了兩席，傅萬程傅萬里兄弟帶著各自的兒子們一席，女眷們一席。

女眷這席的主座是傅老夫人，衛氏帶著傅珍華坐在右側，傅珍華看了芳年幾眼，並不友善。

衛氏之前將傅老夫人的意思告訴了女兒，勸女兒死了嫁進裴家的心思，傅珍華惱怒傅老夫人不光禁她的足，還阻止她的婚事，本已遷怒芳年，一想到自己能出院子，還是託這個堂妹的福，更加生氣。

邢氏和芳年坐在左側，兩房的下首坐著各自的庶女茜娘和芊娘。

本是一家團聚的宴席，真正歡喜的人卻為數不多，眾人心思各異，衛氏想看笑話，邢氏憂心女兒。

男人們那邊要好些，一派和樂融融地用飯。

用完飯後，下人們進屋收拾，男人們自然離開，女人們要聊些家常。

衛氏逮著機會推了芊娘一把，芊娘一下子跪在地上。

傅老夫人臉色大變，喝問道：「芊娘這是做什麼？」

芊娘支支吾吾的，半天說不出完整的話，像是受了萬般的委屈，掩面啜泣起來。

衛氏氣她不頂用，這個時候光哭有什麼用！她憤恨地說：「娘，芊娘去看過芳姐兒後就一直在房間裡哭，不知是受了什麼氣？」

「大嫂，妳話可不能亂說。」邢氏立馬護著女兒，反駁她的話。

芳年垂眸看著芊娘，又看一眼衛氏，心道這個主意肯定不是芊娘出的。以芊娘事事以利為先的性子，必定不會輕易得罪身為王妃的自己，就不知道大伯母想藉芊娘來做什麼？

「大伯母，芊妹妹怎麼了？之前我們說話時還好好的，芊妹妹還說要去王府看我和王爺呢，怎麼一回去就哭起來？」

衛氏逮著她的話，氣憤地道：「這就是芳姐兒妳的不是了，就算妳現在是王妃，也沒有不許姊妹們上門的道理。芊娘好心好意地想去王府看妳，妳竟汗巖她對王爺有非分之想，這是哪門子的姊妹？」

傅老夫人臉都白了，衛氏這話可是不打自招。

當年，衛氏一族自朝代更換後就一直沒落，但衛傅兩家在前朝交情不錯，親事是從小就定好的，傅老夫人念著兩家過往的情分，遵守諾言迎娶衛氏進門，誰知衛氏竟被養成眼皮子淺的性子，還愛爭強好勝，看不得別人好。

眼前的情景，不用說她都能猜出是怎麼回事，大房的那個楊姨娘也是個心思多的，不知在芊娘面前慫恿過什麼，妻妾都不是什麼好貨色，可憐她的大兒子……她霍地站起來，頓了三下拐杖，氣得用手指著衛氏，「妳是不是當我死了？好好的嫡長女被妳養得小家子氣，庶女也是上不得檯面的，妳哪裡還有個長房長媳的樣子，當著我的面都敢往芳姐兒身上潑髒水，妳是巴不得我早點死吧！」

「老夫人，您息怒，身子要緊。」沈婆子輕聲說著，替她撫著胸口。

邢氏朝芳年遞了個眼色。

芳年上前扶著祖母，「祖母，您消消氣。大伯母罵孫女，孫女受著就是，祖母可千萬要保重身體。」

「我可憐的芳姐兒……妳就是太懂事了，她們一個個都眼紅妳……」她接下來的話沒有再說，任誰都聽得出來，大房的兩個女兒，大的想搶裴家的親事，小的謀算王府富貴。

衛氏聽到傅老夫人的話，臉色很難看，暗罵都是她自己偏心，還怪別人眼紅。要是她一碗水端平，把裴家的親事定給自己的珍姐兒，哪有這麼多的破事！

傅珍華哪能讓芳年一人專美於前，也上前扶住傅老夫人的另一隻手臂。

傅老夫人甩開她，「不用妳扶，我這把老骨頭還站得穩。」

「祖母……孫女哪裡做得不好，讓您如此嫌棄？」傅珍華委屈的說道。

傅老夫人痛苦地閉上眼，她還有臉問？「我替妳選中一門親事，高門大戶，幾代忠良，那人是嫡次子，妳可願意？」

聽到前面兩句，傅珍華還歡喜著，最後嫡次子三個字驚醒了她。裴公子是嫡長子，可不是次子，祖母提的人是誰？

「祖母，孫女是嫡長女，理應嫁嫡長子，這個人……」

傅老夫人重新坐下，冷冷地望著她，「自古以來，婚姻之事都是長輩之言，什麼時候輪得到女子自己做主了？那戶人家是京裡的高門大戶，我意已定，妳安心待嫁吧。」

「祖母……」

衛氏忙上前來拉女兒，「娘，是什麼人家，妳與媳婦說說，媳婦好做準備。」

「說出來也不怕，親事是定了的，是左將軍府。」

衛氏的心一鬆，這確實是高門大戶。

傅珍華卻是臉色一變，那個一家子莽夫的將軍府，哪得及得上裴公子半分！

「娘……」她扯著衛氏的衣服。

衛氏被傅老夫人的利眼一瞪，立馬嚥下話。

「還有，芊娘的年紀也差不多了，妳這個嫡母儘早做打算，替她尋個合適的人家。」

「是，娘，媳婦一定替她挑個好人家。」

跪在地上的芊娘聽到好人家三個字，臉色慘白，鼓起勇氣抬頭，「祖母……孫女還小，願多些日子承歡父母膝下，府裡二姊還未訂親，哪裡能輪到孫女……」

「妳二姊的親事我已經尋好了。」邢氏插話。

傅老夫人詫異地問道：「妳倒是瞞得緊，不知是什麼樣的人家？」

「娘，是城東柳巷的呂家，他家的大公子人品清正，風評極好。」

「妳有心了，呂家家風不錯，倒是個好人家。」

立在角落裡的茜娘聞言，心狂跳著。連祖母都誇獎的，必然是不錯的人家，她心裡更加感激嫡母和芳妹妹，想到未曾謀面的呂公子，心跳得更快。

芊娘忿忿，那呂家大公子有賢名，家境殷實，雖說呂父僅是七品小官，但對於她們庶女來說，能嫁給官家嫡長子就是天大的好親事了。

但嫡母是什麼樣的人，她一清二楚，哪裡可能真心為她打算。

衛氏嘴裡輕哼，暗罵邢氏會做好人。這麼多年來，茜娘的生母可是橫在邢氏心裡的刺，同樣是嫡母，她就不相信邢氏是真心替茜娘打算，誰知道那呂家大公子是不是有隱疾之類的。

兩個兒媳婦素來不睦，傅老夫人是知道的，就是兩個親生兒子，都是面和心不和。要是哪一天她撒手西去，以大兒子和大媳婦的為人，這府裡定然容不下二房，趁自己身子骨還行，少不得要多多操心。

她歎口氣，臉有疲色的道：「好了，妳們都回去吧，芳姐兒留下來。」

傅珍華不甘心，次次都是這樣，把她們趕走，誰知道會趁機塞什麼好東西給芳年。她朝衛氏使眼色，母女齊心，想到了一塊。

「娘，珍姐兒有好些日子沒陪您了……不如就留下來侍候您，順便和芳姐兒多說會話。」

傅老夫人眼皮未抬，「我解了她的禁足嗎？」

衛氏撇嘴，無奈地帶著女兒出去。

眾人離開，屋內只餘祖孫二人，芳年乖巧地替祖母捏肩。

傅老夫人眯著眼，面目慈祥，「還是芳姐兒的手巧，祖母老想著妳這手法。」

「祖母要是不嫌棄，孫女只要得空就回來看您。」

「好孩子，祖母知道妳孝順，但出嫁女哪能隨意回娘家，王府比其他人家的規矩都要多，妳侍候好王爺，才是天大的事。祖母身子骨還算硬朗，身邊人侍候得也好，妳就不要惦記了。」

「是，祖母。」芳年應著，心裡想的卻是王府的規矩她可沒看到，統共就兩個主子，還是算上她這個擔著虛名的。

「妳和祖母說說，七王爺待妳如何？」

「祖母，王爺沒短了孫女的吃穿，應該算是待孫女不錯的。」

她這麼一說，傅老夫人心裡就有了底，歎口氣道：「王爺許是還沒有放下前王妃，妳莫要急，只要妳恪守本分，等日後有機會誕下嫡子，就什麼都不怕了。有時候活人不必和死人置氣，抓住緊要的東西方是正理。」

「祖母說的極是，芳年記住了。」

「好孩子。」傅老夫人滿意孫女的懂事，哪裡知道孫女不過是在哄著她。「天下的女子大多都是那樣熬過來的，熬到當家作主，子孫滿堂就功德圓滿了。」

當家作主，子孫滿堂？芳年苦笑，按祖母的說法，前世裡她是不是也能算是功德圓滿，壽終正寢了？那她為何會再重活一次？

她心思如潮，口中卻還是順著祖母的話說道：「祖母，孫女省得。」

傅老夫人把手往後面搭，按在她的手上，欣慰地點頭。

第二十章 王爺莫名發火

未時一過，芳年辭別家人，啟程回王府。邢氏強忍著淚，目送女兒的馬車遠去。芳年坐在馬車上，同樣悵然。前世今生，兩次出嫁、回門，心境完全不同。

上一世，是裴林越陪自己來的，縱使他再冷淡，自己都滿心歡喜。現在想來，那時候的自己真是可悲又可憐。

馬車出了巷子，進了主道，行了不到一半的路，外面的四喜就被人叫住。

四喜一看，原來是舅老爺家的表少爺，忙命車夫停車。

邢硯站在路邊，望著馬車，隔著車廂問好，「芳表妹好，想不到趕巧在這裡碰上，表妹這是剛回門，從傅府出來的嗎？」

「回硯表哥的話，正是。」

「……芳表妹近日可好？」他的目光恨不得穿透車簾，看到裡面的人。

京裡都傳遍了，說表妹如何不受寵，在王府過得生不如死，臉色如何的差。還有人開設賭局，賭七王爺會何時休了她。他聽了心痛如絞，恨不得衝進王府把表妹接出來。

「勞硯表哥掛心，芳年一切都好。」

「……那就好，芳表妹……那天我說過的話永遠作數……」

芳年有所觸動，轉過頭，隔著車窗的簾子，隱約看到外面模糊的人影。硯表哥是

好人，可自己卻從未想過會與他有些什麼。「硯表哥，你說過什麼話，芳年不記得了。今日說話不方便，等來日硯表哥大婚，芳年再上門賀喜。」

邢硯呆住，心情低落。

四喜忙告罪一聲，吩咐馬夫繼續前行。

馬車駛出很遠，直到都看不見了，邢硯都還呆立原處，沮喪的低著頭。

芳年靜坐在馬車裡，想到前世的表哥，那時候他是不是也等了自己多年？這一世，她怎麼忍心讓他一個無辜的人再枉費年華。

馬車中間沒有再停，直接從王府的大門駛進去。

一下馬車，安總管就迎上來，對芳年說王爺有請，她都沒來得及歇上一會就去了悟禪院。

院子裡，除了立在中間的元翼，再無旁人。

他一身白袍，修長的身影背對著她，渾身散發著寒氣，不用看他的臉都能感覺到此刻的他正在盛怒之中。

芳年心裡疑惑著，她不在的這幾個時辰，難道還有其他人能惹他生氣？以他的脾氣，這滿府的下人，誰敢給他氣受？

「王爺，您找我？」

元翼轉過身，看到她花一般的豔麗容顏，心裡一窒，「回來了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可見到想見的人？」

「託王爺的福，家裡姊妹兄弟們都見到了。」

「沒有了嗎？」

芳年微怔，他是什麼意思？難道自己回來路上的事情被他知道了？「回府的路上，偶遇舅家的表哥，問候了幾句，未曾下車見面。」

「妳還有表哥？」

他這句話透著刺骨的冰寒，芳年心頭湧起怪異之感。有表哥怎麼了，誰還沒幾個表親？

這姓元的性子真夠怪的，她不過是他名義上的王妃，犯得著如此較真嗎？還問她有沒有表哥，她表哥多又怎麼了？

「回王爺話，我有兩個嫡親表哥，四個遠房表哥。在我的心裡，他們都是兄長，除了血緣親情，並無其他雜念。」

「表哥還真不少！」

他冷哼一聲，從牙縫中擠出幾個字，轉身進了屋子，留下芳年一人站在院子裡，一頭霧水。

安總管和三喜在院子外面，只聽門「砰」的一聲，嚇得三喜心驚肉跳。她不放自家小姐，伸長脖子張望著，就見自家小姐一人站在院子裡，風把她的衣裙吹得飄起，看起來正瑟瑟發抖。

現在天涼，小姐正逢小日子，本就忌受寒，穿的衣裳又不厚，外面也沒罩個披風什麼的，要是身子進了寒氣可怎麼辦？！她焦急地求安總管，「安總管，奴婢能

不能進去陪我家小姐？」

「不行，王爺的院子，就是老奴都不能隨意進去。」

三喜無法，在外看著自家小姐，乾著急。

院子裡，芳年好半天才緩過勁來，等了半天，屋裡的人都沒有半點動靜。她想著姓元的是不是只顧著生氣，忘記自己站在外面？要真是那樣，那麼她是不是可以離開了？

可她才試探著挪動一下腳，清冷的男聲就從屋內飄出來——

「誰許妳動了？」

她立馬眼觀鼻，鼻觀心的乖乖站好，心道姓元的是長了八隻眼嗎，怎麼在屋裡還能看到她的小動作？

「王爺，請問您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屋裡的男人卻不回話，回應她的是涼涼的冷風。

她之前在馬車裡倒不覺得冷，現在感覺背有些寒。

芳年心裡頭窩著火，她弄不清楚姓元的到底想幹麼，平白無故地晾著她，究竟又是哪根筋不對了？

「王爺，您要是沒什麼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這兩天身子不適，最近失血又多，還沒補回來。站了這麼久，我覺得有些頭暈眼花，實在受不住了，請王爺您大發慈悲，放我回去吧。」

屋裡的男人冷著臉，面上先是一紅，緊跟著黑沉沉的。這個不知羞的，怎麼什麼事情都敢往外嚷，來癸水的事情恨不得嚷得天下皆知。

他咬著牙，迸出一個字，「滾！」

聽到這個字的芳年像被鬼追似的很快就看不見人，他從胸腔中吐出一口濁氣，恨不得把她抓回來，好好地再教訓一頓。

芳年像腳底生風般帶著三喜快走著，待遠離了悟禪院才長舒一口氣。

她抬頭看了看天，灰濛濛的。

「快走吧，看樣子雨快來了。」她催著三喜，主僕二人步子更疾。

前腳才邁進玄機院，外面的雨就滴滴答答地下了起來，雨水帶來的水霧泛起絲絲涼意，芳年站在窗前，看著秋雨中的院子，恍然生出不知身在何處的感覺。

「小姐，寒氣重，妳快進內室吧。」三喜小聲地勸著。

芳年站著沒動，三喜見狀取來一件衣服，披在她的身上。

她轉頭，語氣低沉，「三喜，妳以後想找什麼樣的人家？」

三喜一愣，沒料到小姐會問這樣的話。

芳年也是剛才心情悵然之際，驀然想起身邊之人。三喜前世一生未嫁，陪伴自己，今生既是要變，那麼身邊人應該有不一樣的結局。

「小姐，奴婢沒有想過，只想著一直陪著小姐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芳年莞爾，三喜以前就是這麼說的，說到做到，真的一輩子沒嫁人。她不急，這一世定會讓三喜有和前世不一樣的命運。「不急，妳慢慢想，若真有一天遇到中意的人，我會替妳做主的。」

「小姐……」三喜嬌嗔著。

早已在屋裡候著的四喜聞言低下了頭。

芳年朝她望去，四喜前世倒是嫁了，嫁的是裴家的下人，可惜死得早，也沒享什麼福。

「四喜，妳也一樣，將來我也會替妳做主。」

「謝小姐，奴婢和三喜一樣，只願一直侍候小姐。」

「好，妳們的心意，我記在心裡。」芳年說著，轉頭望向窗外。

若不能改變些什麼，重生一世有何意義？但現在的她，囿於這王府內院，不知何時才能過自己想要的日子？

細雨中，兩個人影走近，前面的是安總管，後面跟著撐傘的下人。

芳年詫異，這個時候，安總管冒雨過來做什麼？她才離開悟禪院，不會是姓元的又要折騰她吧？

安總管在屋外抖掉衣服上的水珠，進屋後立在門口處向芳年行禮，「王妃，老奴奉王爺之命，特來傳話。王爺有一句話託老奴帶給王妃，雨寒天涼，王妃晚膳就不用去悟禪院了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多謝王爺體恤，勞煩安總管受累跑這一趟。」

「不敢當，都是老奴的本分。」安總管傳過話，告退冒雨離開。

芳年琢磨著元翼的用意，方才在院子裡還莫名其妙地處罰自己，轉眼就來示好。她總覺得哪裡不對勁，又說不上來為什麼。

其實元翼的原話是——「今日本王有事，不在府裡用飯。」

那雨寒天涼什麼的話，都是安總管自己加的。意思一樣，意義卻大不相同，難怪芳年會覺得不對勁。

她不願去猜姓元的有什麼用意，既然不用再跑一趟悟禪院，總歸是好的，這密密的細雨，自己還真不太想出門，弄得一身的濕氣。

廚房的白嬾嬾慣會看風向，不管下雨，親自來到玄機院，請示芳年晚膳如何安排。悟禪院那邊照舊是幾樣素菜，芳年今日胃口不佳，便讓她隨意弄幾個清淡些的菜色。

交代好後，她似乎想起什麼，問道：「白嬾嬾，今早的血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回王妃娘娘，那是安總管親自過來吩咐奴婢的。」白嬾嬾笑得臉上起了褶子，安總管直接聽命於王爺，總不會自己做主給王妃補身子，一定是王爺的意思。看來這個新王妃和前王妃完全不一樣，在王爺的心目中，孰重孰輕一目了然。她這做下人的，哪有不希望在主母面前得臉的。

芳年不動聲色地笑道：「我就是隨口一問，好了，妳先下去吧。」

白嬾嬾恭恭敬敬地告退。

芳年支著額頭，百思不得其解，姓元的是什麼意思？明明他是討厭自己的，從他的語氣還有舉止上看得分明，為何會想著替自己補身子？

一定是因為她的血，她身體好，他才能多吸血。

這般一想，倒說得通。

安總管戲作得全，連王爺晚上不在府裡用膳的事情都沒有知會廚房的人，是以白嫖什麼也不知道。

三喜送白嫖出院子，回屋後眼神一下一下往外飄。

芳年見著，問道：「外面可有什麼不對勁的，妳在看什麼？」

「沒……小姐，奴婢是想著，不知那兩人現在在何處？」她口中的那兩人就是隱七和隱八。

芳年看著外面的細雨，這樣的雨雖不大，但下得密實，必會濕透衣裳。眼下秋意寒涼，尋常人根本受不住。「妳到外面喊一聲，叫他們去東屋裡躲雨。」

「噯……」三喜得了她的吩咐，撐著油紙傘走到院子裡，「我們王妃有命，要是你們還在，就去東屋裡躲會雨。」

空中傳來兩聲「謝謝王妃」，不一會兒，兩條人影直奔東屋。

東屋是空置的屋子，除了簡單的傢俱，什麼都沒有。

三喜進屋後又道：「小姐，看那兩人，淋得狠了，全身都濕透了。這秋雨寒入骨，要是禁不住，怕會染上風寒。要不，奴婢送壺熱茶進去，給他們驅驅寒？」

「可以，妳去吧。」芳年想著，對於他們來說，怕是這樣風裡來雨裡去的，早就已經習以為常。

三喜得了令，開始忙活著送茶，順便端走一碟點心。

四喜低頭悶笑，芳年轉頭，她立馬止住。

那東屋的兩人得了容身之所，還喝了三喜送去的茶水，吃了幾塊點心，全身都熱了起來。

隱八咕噥著道：「叫他們羨慕死咱們……」

他們成了玄機院的勞力，沒少被其他的隱衛們嘲笑，尤其是搭夥的隱五隱六。看這兩勢，夜裡都不會停，隱五隱六夜裡來換值，就沒那樣的好命待在屋內了。

隱七嗯了一聲，喝著茶水不說話。

這一夜，外面的雨一直沒有停，淅淅瀝瀝的，帶來更深的寒意。

芳年夜裡睡了個囫圇覺，補了昨日的困倦。

一大早，就見安總管領著兩個男子進院。

芳年一出去，兩人就跪地磕頭，「屬下給王妃娘娘請安，請王妃娘娘賜名。」

她定睛一看，原來是那兩個黑衣勞力，換上青色的衣服，倒沒認出來，「你們是……」

安總管適時地說道：「稟王妃，這兩人是王爺撥給玄機院的侍衛。」

原來如此，他們從監視她的人變成了她的侍衛。

「你們原來叫什麼？」

隱八看一眼隱七，隱七回答道：「回王妃的話，屬下二人之前排在七、八位，以此為名。」

這名字可真夠隨意簡單的，倒像是姓元的所為。

她眼神往兩人身上看了看，略一沉吟，「你們以後就叫玄青玄墨吧。」

「謝王妃賜名。」

至此，玄青玄墨就是玄機院的侍衛。

安總管完成了王爺的命令，見芳年留下人，並賜了名，就告辭離開，臨走前不忘提醒芳年等會去悟禪院陪王爺用膳。

玄青玄墨從隱衛成為明衛，守在玄機院的門口。

屋頂上，趴著的隱五隱六一動未動。隱衛一生都活在黑暗中，見不得光，無法同尋常人一般活在陽光下，娶妻生子。

隱七隱八倒是好命，入了王妃的眼，前段日子受盡隱衛們的嘲笑，說不定以後卻是眾人羨慕都羨慕不來的。

芳年安頓好就領著三喜出了院子，一眼看到停在外面的軟轎。

昨夜下了一場雨，此時天氣陰冷，她外面罩著海棠色斗篷，被三喜扶著上了軟轎。軟轎比走路省事得多，轎夫們走得穩且快，芳年比平日裡早到悟禪院。

院內，一夜風雨後，樹上的葉子都掉得差不多精光，更顯蕭索。她掀簾進去，熱氣撲面而來，身上立馬就暖和了。

元翼立在畫前，專神地看著那幅畫，聽到腳步聲，慢慢地回頭。

此時的他，墨眉星目，如後面畫上的山谷一樣深邃幽靜。這男人真是生得一副好皮囊，她暗讚著，但想起他的性子，眉頭又皺起。

他眼中的她，秀眉輕顰，萬般風情都在一顰一笑間。她的眼下沒有青色，想來昨夜裡睡得不錯。

兩人默默相對而立，直到外面安總管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王爺，十王爺來了。」

元翼的臉一冷，「本王不是說過不許他進門嗎？」

上次十王爺來過後，他就下了這個命令。

「回王爺的話，隨行的還有十王妃。」安總管就是因為十王妃同行，才特意來稟報一聲。

芳年想起上次十王爺隨口說的話，莫非十王妃是來看自己的？她望著身邊的男人，男人眼眸微垂，目光看向她。

接著，他冷著聲道：「讓十王妃進來。」

與此同時，王府外的十王爺氣得跳腳，七皇兄太過分了，他到底做錯了什麼，竟把他攔在外面！

那守門的侍衛也太可惡了，瞧見是他，先是關上大門，再說去稟告主子。他是堂堂的十王爺，又不是外人，還用得著通稟，以前他可都是不用通傳就進府的。

十王妃坐在馬車中，無奈地搖頭。

沒多久安總管出來了，帶來元翼的吩咐，恭敬地迎十王妃入府，把十王爺擋在外面。

「七皇兄！」十王爺扯著嗓子喊，「你不能這麼對我！」

「十王爺，您且息怒，不如您先回去歇著？」

十王爺昂著頭哼了一聲，表示不願意。

安總管也沒有辦法，請十王妃進去後，就關上了王府大門。

十王爺在外面跳著腳高喊了幾聲，到底顧念自己的身分，沒有大吵大鬧。他憋了一肚子的氣，守在王府的外面。

十王妃進府後，一路被引到玄機院。

四喜早就得到消息，把人請進去，「十王妃，我們王妃還在陪王爺用膳，您且稍等一會。」

十王妃笑道：「不礙事的。」

她說著也不忙進屋，由自己的丫鬟扶著，在院子裡走了兩圈。

Crescent Family